

门头沟第三届文化丛书

京
西
情



中秋月

诉说战争的苦难与幸福
见证世间的善美与丑陋……

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 编
李德禄◎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门头沟第三届文化丛书

京
西
情

中秋月

李德禄
◎ 著

z
h
o
u
q
i
n
g
y
u
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西情—霁底下的雨烟·中秋月·梦绕青山 / 黄殿琴、李德禄、李青山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10
ISBN 7-5402-1805-3

I. 京... II. 黄...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7099号

书名: 京西情——中秋月

责任编辑: 李剑波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 10000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600 千字

印张: 23 (三册)

印数: 1—2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1805-3

定价: 60.00 (全三册)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伊欣欣	刘云广		
副主任	张进增	沈强	王智慧	
委员	韩生辉	侯建华	任金礼	张广林
	许彪	陈世杰	石军	衣丰飞
	张慧军	李翠凤	刘义全	马淑琴
	李秋芳			
主编	张广林			
副主编	李翠凤	刘义全		
编委	邓宏泽	何丽平	付丽娟	

序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门头沟为京畿之地，是京城西部屏障。这里巍巍太行伟岸挺拔，永定河水碧涛滚滚，长城古堡蜿蜒壮丽，千年古寺香烟缭绕。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文化传承源远流长。

从潭、戒两寺的古钟名松，到北京屋脊灵山、百花山的万种风情；从保存完好的古迹山庄，到龙门涧、珍珠湖的碧水晴空；从千年怪石的八奇溶洞，到香火甲天下的妙峰金顶，这块神奇的土地，养育了千姿百态的生命。她是一部敞开的天书，一幅立体的画卷，处处显示了博大、深奥、隽永，足以使人解读终生。

京西门头沟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曾在王平村、东胡林和齐家庄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石器制品，在前桑峪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骨化石，说明早在十一万年前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约一万年的“东胡林人”表明人类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连续性。特别是



2003年10月19日东胡林遗址的新发现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的一段空白，对人类尤其是北京人从山顶洞居住向平原居住发展提供了重大科研依据。龙泉务辽代瓷窑一次出土万余件各类器物，更说明了这个地区久远的进步和文明。回首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从门头沟煤矿窑工的反抗，到京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抵御英帝国主义对煤炭资源的掠夺，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门头沟人民用生命和热血描绘了一幅幅多彩的画卷，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

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致使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数量多、品位高、种类全。然而更令人折服的是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流传几百年、曲调高亢的山梆子戏；风格独特的秧歌古装戏；有年代久远的北派皮影戏；有婉转抒情的西路评剧前身蹦蹦戏；特别是别具特色的京西古幡乐，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乐曲，又糅进京西特色，专家称“南有纳西古乐，北有京西古幡乐”，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有保存了“京音乐”曲目和演奏风格的文场道经会、古老祭神仪式的中幡会以及民间的太平鼓、石锁会、大鼓会、五虎少林会、高跷会等等，可谓珠辉玉映、群星荟萃。

这次编辑出版的第三套文化丛书是2001年12月出版的第一套文化丛书，2004年8月出版的第二套文化丛书的续篇。它集束了《门头沟民居雕刻艺术》、《京西琉璃烧造艺术》、《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爨底下的雨烟》、《梦绕青山》、《中秋月》六种六本。特别是对于濒临失传口传心授的琉璃烧造技术、民居雕刻技术的挖掘整理成书，可以说是门头沟的文化人为门头沟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使各界朋友在一种纯朴的艺术享受中全方位的认识门头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整套丛书意在通过有限的图片和文字向您展示门头沟区灿烂而悠久的历史，让读者领略京西风光的同时又从中感受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细细品味中产生身临其境的强烈愿望。京西山水亦有情，情景交融书画中。这套丛书将带领读者步入京西情景交融的艺术殿堂。

当前，随着北京城市布局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门头沟区正面临由传统能源基地向首都生态屏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优势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对我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使我们的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前进步伐更加坚定。我们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这块神奇的土地更加美





好壮丽，社会更加文明进步、文化更加多彩多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和谐、幸福。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书记 伊欣悦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子

2006年6月

诉说战争的苦难与幸福

见证世间的善美与丑陋……

暮色降临，无渐渐暗淡了，月亮悄悄地爬上山。光明驱逐着黑暗。月亮升起一步，黑暗则推开一片。当它升将在山面之上的顷刻间，月亮流泻，太阳前很。山的轮廓清晰了，田野也明亮了，整个山村浸透了白沙之中。

多次战争侵袭，从月十五月几期……



第一章

暮色降临，天渐渐暗淡了，月亮悄悄地爬上山。光明驱逐着黑暗。月亮升高一步，光明则推开一片。当它升腾在山顶之上的顷刻间，月光流泻，大地铺银。山的轮廓清晰了，田野里亮堂了，整个山村置身于白纱之中。

今天是中秋节，八月十五月儿圆。

中秋在乡村算是个大节日，是农家节。尽管在这乱世年代，尽管被穷困所压抑的庄户人日子艰辛、难熬，可在这个日子里，他们也得想着法儿乐上一乐。

合家团聚的，把自家产的鲜红枣、核桃仁、盐水煮毛豆（青豆角）、煮青玉米、自采的山葡萄摆放在一起，另将市上买来的月饼、糖果放在众物之间。一碗碗、一盘盘地摆上桌面，再沏上壶自采自制的山茶叶水（山茶叶，是一种野生药材，名曰黄芹。取其叶，经蒸煮晾晒而成），碗碗金黄，味道浓郁。全家人围坐桌旁，谈笑无忌，真是团团圆圆，其乐也融融。

好串门的，走东串西，不串上十家八家的，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聊天的，总往人堆里扎，说天道地，非过足了嘴瘾不可。虽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庄户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可只要不伸腿、不咽气，就得想法儿活出个“乐儿”来。

月亮升高了，月光似水。

月光照亮村落，照亮庭院，透过农家窗户，照在一个年轻女



人的脸上。她蜷缩在土炕的一角，双手抱胸，如痴如呆，甚至连眼睛都懒得眨一下，活像一尊雕像。她脸色白皙，少血色。月光映照，更显苍白。她叫柳月儿，山里人一年难得几次称人全名儿的，时间长了，人们都管她叫“月儿”。

明儿一早，她就要出嫁了。确切地说是再嫁，但无论是出嫁还是再嫁，这会儿都该是家里红火、喜庆的时候。可她家特别，门上没贴喜字，没有红对联；床上没有新衣，新被；凌乱堆放的东西，连整理都没有整理，更不用说人来人往了。

屋里空荡荡的，早早就插上了门闩。小桌上的一盏小煤油灯，有气无力地眨着眼。灯芯长长的，也没人去拨弄一下。满屋子里，除了炕角睡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外，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静静地坐着，想着，一动也不动。

月亮偏过中天，洒下如银光华，将田野的一草一木都渲染得清清爽爽，绵延起伏的山峦在月色辉映下，显得十分沉静迷茫。

月儿仍坐在炕角儿上，连姿势都没有变一下。她咋啦？想啥呢？人常说，月圆日是思情时。她的确在思、在念。

思念，是一种说不出的甜，是一种道不尽的痛。它苦苦的、甜甜的，是那样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掰不开，理还乱的情感。这种形容不出来的感觉，让人神牵魂绕。只要闭上眼睛，以往那些令人回味的事，立刻在脑海里变幻出一幅幅生龙活现的场景。月儿，她正是这样，忽儿，泪珠满腮。忽儿，微笑甜甜。是苦？是甜？是喜？是怨？各种滋味，谁个能说的清楚？此刻的她，或许是紧张？或许是兴奋？不！她只是把喜乐和忧怨糅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无法诉说的思念。五年了，苦苦的五年，几乎天天在思念着与自己青梅竹马的丈夫。等啊，等啊！她等了苦苦的五年，连个音讯都等不着，你，你到底在哪儿呀？！在这即将再

嫁的前夕，心里仍有不尽的牵挂。女人的牵挂是酒，岁月越长，就越是浓烈。月儿正是在思念着，深深地牵挂着那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丈夫……



第二章

叭！叭！叭！三个包着红纸的“二踢脚”（一种两响的鞭炮）腾空而起。随着几声脆响，一个约摸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双腿跪地，在燃着香的长条桌前，向一个端坐着的壮年大汉，连连磕头。受完叩礼，大汉站起来，摆开衣襟，仰天哈哈大笑。笑罢，弯下腰来，双手将跪在地上的男孩扶起，走到一个满堆新土的坟前，深深鞠了三个躬。他站起身来，拍拍男孩肩膀，大声说：“新儿，老天在上，打今儿个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哈哈！呜呜呜！大汉三声大笑，接着又呜咽连声，泪花眼圈里打了个转转，还是忍不住流出来。他双手抱拳，又冲着新坟堆儿深深一揖，“兄弟！你安心去吧，剩下的路，我和新儿一起走！”

这个壮汉名叫柳雄，在柳家庄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小随父开窑挖煤，从未离开过这个行当。其父是个练家子，祖传下来的玩艺儿，至今未失。白天，柳雄随父干活，早晚都要走几趟拳脚。三十多年的磨砺，不但使他身强体壮，而且练就了一身本事。

说起窑行，柳雄不含糊，哪块有煤，哪块没煤他上眼一看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这可不是瞎白话，凭啥？他要根据山形走势，看裸露的岩石，甚至连山上草树的稠疏都成了他判断的依据。在柳家庄方圆百八十里，提起他来，大名鼎鼎。无论谁家开窑选址，都要请他指点。可他生就的犟脾气。穷哥们儿一喊就到，地主老财八抬大轿也请他不动。因此，乡亲们打心眼里敬重他，阔佬们却恨他恨得牙根疼。

磕头拜父的男孩儿叫史新，是距柳家庄北约百十里的史家庄人。史新的父亲史强也是个开煤窑的把式，在当地与柳雄齐名，有“南柳北史”之称。这俩人禀性相近，脾气相投，虽未曾谋过面，心中却彼此敬重。史强为人豪爽，常为乡亲们打抱不平，专爱与地主老财们较劲儿。

“南柳北史”虽距不远，却并未谋面，不承想一个意外的机会，使他二人结成了生死之交。

孙家集，地处史柳两庄的中心，是南来北往要道上一个较大的镇子。镇上多为孙姓，早先名为孙家庄。当地有赶集之习俗，人们在集市上进行各种交易，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三日一小会，七日一大集的约定。孙家庄渐而成为当地经济中心，孙家庄在不知不觉间改成孙家集了。

这天，镇上热热闹闹。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来赶集。背篓的，挑担的，牵牲口的，卖菜的，卖杂粮的，耍手艺的，玩杂技的，练把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来我往，熙熙攘攘；说话声，吆喝声，笑闹声十分红火。

天将中午，天上飞来几片乌云，即而黑云连片，像罩上了块黑油布，昏昏暗暗，举目难视。人们开始收拾家什，撤摊避雨。老天好像故意和人过不去，不等收拾停当，突然雷声大作，随着几道闪电划过，瓢泼般的雨点向人们劈头盖脸地砸下来。集市上乱了，人们纷纷挤向能遮风避雨的地方。

悦来客栈的招牌红幡，被风刮得东摇西摆。店堂内坐满了人，连门口也被挤得严严实实的。真是店不留客天留客，都是这场雨闹的。

“哎！让让，让让！”店小二扯着嗓子喊着。端饭的，上菜的，店里忙乱着。



“哎，我说二位，你们不吃饭，就到旁边站会儿吧，没看着要吃饭的人没座位吗？”随着店小二的吆喝，人们把目光移到墙角里的一个小桌旁。桌角坐着两个人，一个老者，约摸六十岁开外。一位是个姑娘，看上去不足二十岁，她一直低头端坐着。

“店家，行行好吧！我和孙女走了远路，在这歇歇脚，雨停了就走，谢了，谢了！”老人边说边弯腰鞠躬。

“不是我撵你，这是开店做生意，如都像你们二位这样占着位子，分文不出，我们喝西北风去呀？！”店小二说着就要动手拉人。

“大哥！你行行好，我们实在累极了，稍坐就走，也不会影响你们生意的。”姑娘立身抬头轻轻央求着。

好个标致的人儿，玉立修长的身材，长长的秀发，白皙的瓜子脸上，镶着两个小酒窝。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明眸、皓齿、粉颊、朱唇，透出青春活力。言行举动显得那么大方得体，清丽出尘。店小二一下子愣住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他忘记了自己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两眼直愣愣盯在姑娘脸上，一句话也说不出。

姑娘头刚抬起，人们就像打开电门的手电筒，一下子把目光聚在她的脸上。轻声细语，立刻唤起人们的同情。离桌不远，站着一条大汉，看到店小二对老者的呵斥。手本能地伸向衣兜里，想掏出钱来，替老者买上饭菜。穷人心相通，穷帮穷是他一贯的行为。姑娘抬头说话，他躊躇了。姑娘太美了，这时帮忙，会招来好色之嫌、是非之议，伸进衣兜的手又拿出来了。

“小二！你别他妈的狗眼看人低！不就是钱吗？大爷我有！”啪！两个铜板拍在了桌子上。

“哟！这不是孙爷吗？小的不敢，不敢！”来人拍桌子的响声惊醒了店小二。一看，噓了口凉气。来人是镇上大财主孙耀祖的

儿子孙有德。这小子自小游手好闲，想着法儿地坑害人。他旁的本事没有，寻花问柳、拈花惹草倒真有一套。镇上的大姑娘、小媳妇被他欺负的人多了。人们畏权惧势，怒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人们背后都管他叫“孙缺德”。今天他咋这好心眼呢？明摆着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看到是这个瘟神，店小二心知惹不起，立刻满脸堆笑，“孙爷，别生气，看着您老的贵面，他们坐着就是！”

“给他们上菜上饭，记到我账上，快去！”

“是！您老赌好吧！”小二急忙溜了。

骂走了小二，孙缺德借势坐在姑娘身边儿。连老者理都不理。他这一屁股坐下，旁边的人就像触电一般，赶忙起身躲开了。

饭菜上桌了，姑娘和老者端坐不动。饭菜都快凉了，仍原样摆放着，没动一筷子。

“吃呀！摆着干啥？放心，我不会跟你们要账，怕个啥？谁不知道我孙有德仗义疏财呀！”店堂里人多，他虽然仗势，却也不愿在众人面前放肆。只是自夸自乐，在姑娘面前没话找话说。

雨小了，雨停了。吃饭的人陆续走了，店堂里松快多了。桌旁不远站立的大汉仍然没走。他知道，好戏在后头，孙缺德不会轻易放过二人的。他拉了一张凳子，在墙角边儿坐下了。

“走吧，咱也该赶路了。”老者站起身，拉了姑娘一把就要离开。

“哎！哎！不急，不急嘛！我看你们是外乡人，不如吃完饭，先到我府上住一宿，愿留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啥时想走，我亲自送你们上路，咋样？”孙缺德眯缝着一双鼠眼，直愣愣地盯着姑娘。

“少爷！你的好意我们领了，就不麻烦了。丫头，咱们走吧。”



“走？往哪走？”孙缺德一把揪住老者的手，“既然你不赏脸，我就把话挑明了，我大把的钱花了，连个人情都捞不着，真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方圆几十里从来还没人敢扫大爷我的面子。大爷我有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说这事咋个了断吧？”转脸伸手在姑娘脸上摸了一把，“嘿嘿，走吧？往后有你的福享。走！”一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壮汉冲上来，拉起二人就往外拽。

“慢着！”一个年轻大汉快步窜到孙缺德面前，指着他鼻子说：“姓孙的，积点德吧。这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抢人？”这人正是早立桌旁的汉子，名叫史强。他算准了，孙缺德不会轻易放过这位漂亮的姑娘。果然不出所料，真个让他猜中了。见孙缺德又要耍无赖，借口欺负人，激起他的侠义之心。

孙缺德吓得一哆嗦，一看来人是史家庄的史强，心里不由打了个冷颤。这史强生得高大强壮，又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儿，就好管闲事。以前在他手里栽过跟头，吃过亏，今天怕是又落不了好。又一琢磨，怕啥，我手下人多，猛虎怕群狼，往常是吃了落单的亏，今儿个他敢逞强？正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想到这儿，胆子又壮起来了。

“姓史的，在史家庄你横，在这孙家集上还轮不到你这根葱。这俩人跟你沾亲还是带故？要你多管闲事？哼！”说完小脑袋一晃，鼠眼一翻，又道，“这样吧，乡里乡亲的今儿就卖你个面子。大伙都看到了，我花了钱，你姓史的要是能立马拿出五块现大洋来，我拍屁股就走。不然，嘿嘿！这事可由不得你了！”

“你想要无赖，两块臭铜钱就想诈五块大洋？我问你，你花了啥钱？谁吃了你的饭？你啥时候吃饭花过钱？这不，饭菜还在桌上搁着，你留着自个儿享受吧！欺负外乡人，缺了八辈子德了！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好！”说完，史强挥了挥拳头。